

葛小松◎著

千亿操盘者的 投资逻辑



葛小松◎著

资本大格局

千亿操盘者的投资逻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大格局: 千亿操盘者的投资逻辑 / 葛小松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04-6317-4

I. ①资… II. ①葛… III. ①投资—研究 IV.
① F83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963 号

资本大格局: 千亿操盘者的投资逻辑

作 者: 葛小松
责任编辑: 房 阳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王宝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张: 20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317-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 推荐序 //

大格局，应基于宽博感知、 新锐认知与第一性原理

韩大为 / 曜为资本共同创始人兼 CEO

处于商业社会的人大都在追求商业意义上的成功，“成功原因是什么”遂成了一个比“生存还是死亡”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显然，这个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不同时代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商道》一书主张“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小说《青瓷》则认为“小财靠勤，中财靠德，大财靠命”……但最近几年，备受推崇的成功要素当属“格局”。

一个人的格局从哪里来？不久前猎豹移动公司 CEO 傅盛写了一组被称为《认知三部曲》的文章，我觉得他在这组文章提出的一个概念，即“认知升级”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傅盛认为，认知水平决定了一个人基于综合情况而做出精准判断的能力，它高于技能，在 AI 时代尤其如此。

随着 AI 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大多数技能会被 AI 取代，认知则不会，因为它是综合判断，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在互联网时代，认知差距已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壁垒，只有不断进行认知升级、在认知方面有过人之处的人才能在互联网时代“大而化之”，成为商海弄潮儿。傅盛的文章在朋友圈里刷屏了好一阵子，可见其观点是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我也深为认同，但同时觉得应该有所补充。

我认为与认知比起来，感知也很重要。没有人能够不经实践、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获得认知。就是那些搞纯理论的人也要做思想实验：麦克斯韦妖、爱因斯

坦追光、薛定谔的猫……更何况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更需有深入广泛的感知空间与强大的感知能力。没有感知的广博就不会有认知的新锐，正如傅盛所说，认知产生的原理跟神经网络的模型训练很像；概述而言，就是“通过海量信息不断输入，再进行自我思维模式的训练，最后输出一个判断”。换言之，认知来自感知，两者是一体的。要有格局，就必须二者兼备。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我认为格局还有一个来源：对第一性原理的体悟。第一性原理是当下很俏的一个商业概念，它是指“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即一层层拨开事物的表象，看到里面的本质，再从本质一层层往上走”。

特拉斯的 CEO 马克斯对第一性原理倍加推崇：“我们运用第一性原理而不是比较思维去思考问题，这非常重要。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倾向于比较，对别人已经做过或者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会跟着做。这样做的结果是只能实现细小的迭代发展。”马克斯之所以能成为“乔布斯第二”靠的是第一性原理。

在我看来，第一性原理的核心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抓本质”。其对于商业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运作金融资本的，我就经常问自己：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答案在我们上中学时都学过：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这两个是最核心的）等。可以说，金融的本质就是给资产（或产品、服务）定价，使各种要素流动起来——从生产系统的角度看就是资源配置。这个本质决定了金融业必须为实业服务，否则它就循环不起来，或者说形不成闭环。

体悟了第一性原理，也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有无格局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格局应该是一个能让你在所处的环境与形势中“一览众山小”的节点。这就是你的定位。这一点对于从事金融行业的人特别重要——因为金融业离钱太近，诱惑太多，体悟到第一性原理更有助于你不走偏。

最近几年，随着金融业改革与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内金融创新不断，主流虽然是好的，但确实也产生了许多“杂质”：

一是人人都在搞或想搞金融，结果是脱实向虚，金融圈形成了所谓的“内循环”体系。据统计，2016年上半年M1增速超过了24.6%，M2增速超过11.8%，M0的增速为7.2%，2016年年末M1的增速为17%，M2的增速为9.6%，M0的增速为7.3%。这两组数据说明大量资金没有流入经济实体，而是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二是打着金融创新旗号进行的融资活动“花样翻新”，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形成了许多灰色地带，产生了一些局部失控的现象。总之，当下我国已经出现了经济过度金融化的苗头。各行业的盈利对比情况可以印证这一判断。据统计，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增加值已超过了一向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其对GDP的贡献率也超过了美国。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最近几年，金融业对其他行业的利润挤占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过80%的利润被银行和金融机构拿走的情况——2015年，美国500强企业中18家银行的净利润占比为11%，中国的500强企业中银行的数目恰好也是18家，但其净利润的占比竟超过了50%。可以说，目前中国金融行业的产值、产品、从业数量、机构数量均已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股灾、互联网金融泡沫、影子银行等问题都是金融业过度繁荣造成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许多金融机构、金融从业者背离了第一性原理，只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大的格局。不久前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的方针，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位一体”，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回归第一性原理。对于做私募股权投资的我们来说这是重大利好。

金融业不是不发展了，而是要更好地发展，尤其是要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一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从 2012 年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直到现在，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杠杆率，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上升到值得警惕的程度。不久前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暗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降杠杆，其主要手段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坚持对外开放和走国际化的道路，即金融要助力国内实业企业实现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

我相信在这两个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都能有大作为，未来私募股权投资的价值会进一步彰显，会在金融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因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直与实业关系密切，尤其是与新兴产业与需要升级、重组的产业关系密切，与全球化关系密切。

总之，我认为格局不是一种高姿态，也不仅仅是一种胸怀，它是由宽博的感知、新锐的认知和对第一性原理的体悟“升发”出来的，是具体的，有方法论意义的。葛小松先生之所以将本书命名为《资本大格局：千亿操盘者的投资逻辑》，我想不仅是因为他想告诉我们成功的投资，或者说成功的商业活动均取决于操盘者是否有格局，更主要的是他想告诉我们格局来自哪儿，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该书能让你有条理地了解、理解、掌握这些要素：宏观、行业、企业、操盘要点、案例（可以将其视为进行综合判断的思维过程），另外还有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与创新方向提出的建议：强化产融结合，而非为金融而金融。这是它与那些偏重工作流程或技术要点解释的写私募股权基金的图书不同之处。

获取流程与技术易，但拥有格局却很难！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该书的时代感是很强的。我一直以为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书应该具有时代感，毕竟在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新事物”，并且可以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其会越来越大行其道——所谓“黄金十年”已是共识。

大格局，承载的是历史，指向的是未来！

// 自序 //

我的资本格局观

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作为一名中国的“80后”，我有幸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朝气蓬勃的氛围中成长，并见证了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高速的发展。仍然记得当年在读大学期间，最爱探究的就是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这种思考，让我由衷地钦佩经济的力量、资本的力量。

2010年，我创办了GIO华兴控股集团，实现了自己从小的梦想——成为一名投资家。在创业的6年时间里，我自然关注到中国GDP增速连续6年的下滑，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日益浮现关于债务高企、房地产泡沫、僵尸企业、人民币贬值、投资与消费乏力等众多经济问题，并伴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声音，让人应接不暇并忧虑重重。

我一直认为，一名真正的投资人应该做到“荣衰看过、不为所乱”。叶盛风急却不乱者，因其有根立本。而我的“根”，也就是我的资本格局观，可以概述为四个字：“一点三度”。

小到个人，大到组织或国家，其兴衰起伏的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点”：供与需如何此消彼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或突破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资本最应关注的核心问题。

而要更好地探讨这个根本问题，则需放到更充分的“广度”中去比较，比如

地区的经济问题要放到全国范围里去看、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放到全球的范围里去看；要放到更充分的“长度”中去思考，比如当下的经济问题要放到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去看，甚至放到中国和世界经济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去看；要放到更充分的“厚度”中去感触，比如经济问题背后到底隐藏或显现了什么样的人性和民族性和人类的文明价值观？

接下来，我将结合上述的“一点三度”来阐述我的经济和资本格局观。不揣浅陋，权当抛砖引玉。

资本的历史观：风起云涌的三次全球化浪潮

除了经济问题，我平时喜欢看一些关于历史、政治之类的“杂书”，因为我觉得，了解这些知识有利于扩充我的资本视野。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前，在全球的各地，诸多先贤开创了人类几大文明价值体系。而此后，无论是在同一疆域内还是在不同疆域间，文化、政治、经济三者互相依存缠斗，或此消彼长，或共同促进，这成为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基本命题。这种文化交融的背后，是依靠不同的物质载体来实现的；而物质交换背后，其实际就是“供”与“需”的你来我往、破坏与平衡。

我不惮浅薄，斗胆以三种物质及三个阶段来概述这逾越千年的发展史：第一次中西方大交融发生在2000多年前，供给端与需求端是丝绸、陶器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交易主体是东西方的各个国家。

中国的文字与文明，始载于远古陶器碎片，其核心思想是敬天与法祖，滥觞之下百家并出，并滋生出从战国到汉初蓬勃的市场经济。君不见《史记·货殖列传》上，各行各业均有富可敌国的商人，相当于古代版的“富豪排行榜”。

丝帛、瓷器、造纸、火药等诸多生产与制造技术称雄全球，通过“丝绸之路”西进及“陶器之路”南下，水陆并进，将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力扩张到日韩、伊斯兰世界及欧洲诸国。从汉语的“Qin（秦）”，到梵语中的“cinah”，再到波斯语中的“chini”，“China”一词的流变，即是数种文明冲撞、涵孕的生动记载。而把舵助风的便是商业的力量。

第二次中西方大交融主要集中在16—17世纪，供给端与需求端是瓷器、茶叶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交易主体还是东西方的各个国家。

16世纪是世界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因为美洲大陆的发现开启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同时，它也是中西方文明与经济实力的分水岭——此之前，中国的工艺技术与生产力居世界之冠，称霸全球。

16—17世纪，因为从新大陆源源不断输入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让欧洲的经济飞速发展。而商人新贵阶层的涌现，是触发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决定性的力量。这场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浩大变革，其影响力深远至今，奠定了今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

中国曾是这次全球化浪潮的“既得利益者”，其输出的瓷器与茶叶等丰富物品，让中国成为全球白银最大的吸纳之地。而此时，《论语》《大学》等中国儒家经典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传教士的翻译进入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

商业之力量，让贵重的金银在全球流转，而比金银更为贵重的文明，也通过这种流转找到了新的熔点。“理性”是启蒙运动发展的重要观念之一，这一观念源自希腊古典文明，却在遥远的东方古国找到了印证。欧洲启蒙运动诸贤们极度推崇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强调的理性、不重神学思辨的思想体系。

而在中国，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亦处于萌芽之中。繁荣一时的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化思想的昌盛——有强调个性思想的阳明之学，有着浪漫诉求的李

费、重视西方科学研究实证方法的方以智，还有明末提出接近民主制度设计并进行实践的黄宗羲，更有医学家李时珍、地理学家徐霞客……

让人扼腕长叹的是，叩关而来的清军，屠尽了昙花一现的繁华。中国落下了沉重的大锁，但民间交易仍如海浪般此起彼伏、汹涌不止。最后，因为东西方贸易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顺逆差，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列强们纷纷命令自己的军舰向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侵犯……

渣打银行 2010 年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世界的第一个超级增长周期是从 1870 年到 1913 年，全球经济增长在这一期间显著加快，年均增长 2.7%，是美国的兴起引发了这个超级周期。

第三次中西方大交融则发生在 20 世纪中末期，供给端与需求端变成了美元和价廉物美的产品，交易主体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发展中国家。

中国适逢其时，成为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学者陈志武指出，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迅速由弱至强，内因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外因是积极投身于此次全球化浪潮。

如果放在这样大的历史观中去看，可以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于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极具历史智慧和前瞻眼光的。因为从各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来看，全球经济低迷从 2008 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拐点则在 2010 年，这意味着此次全球化浪潮开始从波峰掉头向谷底而去，中国决定同时恢复或开通陆上、海上的两条经济之路，从而让中国乃至全球摆脱经济发展困境，重现甚至超越中国历史上曾有的荣光。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中西方大交融，供需方一旦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那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便是悍马长枪或坚船利炮；而在中世纪开始兴起的一波全球化

浪潮中，解决供需矛盾的主体变成了另外一种新兴组织——公司，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变成了契约合同。原因无他，因为大家最终发现，以契约、规则、合同等为工具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其成本比军舰和战争要低得多。但近年来，全球化浪潮中供需方的矛盾开始日益凸显并靠经济手段难以协调时，战争的乌云又开始浮现。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这是晚清重臣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的高瞻远见。当下，我们面临同样的世界政治经济竞争困局，但中国人解决问题的实力与办法已经与晚清有天壤之别了。创新、开放、联动、包容，成为化解供需双方矛盾的解决之道。

资本的地理观：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区域

近年来，因为工作关系，我走访了很多地区的产业开发园、考察了很多企业，广泛地和国内外经济学家及投资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在不同的时间、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探讨不同的问题，我始终在思考一个从大学时代就烙印在我脑海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如此神速的发展？

多年前，看到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在书中他认为中国改革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很好地解决了从等级排列的合约安排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他提出的“县域经济竞争”理论引发了我的思考。

在我看来，中国起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主要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核心发展区域。

第一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首的珠江三角洲区域，因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摆脱了历史的束缚，在经济上率先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当时最直接最主要的供需方，一个是发生在外部，主要发生在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等地，继而又与日本、韩国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一个是中国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与广大的内地省份之间的经济交易往来。内需与外需同时爆发。

第二个阶段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上海为首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崛起。较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稍显无序的发展，此阶段的发展更显出区域良好的规划性，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众多先进现代的工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是全球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前夜，最显著的特点是日本企业及其产品的崛起；非计算机生产企业开始定义未来，典型的是从事软件开发的微软、从事系统整合的 IBM、从事营销的戴尔；以施振荣的宏碁、郭台铭的鸿海科技为代表的中国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行业崛起；而日益开放的中国大陆开始走向世界，外国公司也如潮水般开始涌入我国，中国经济进一步享受内部改革开放、外部全球化带来的双重红利，进入一轮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经济发展轨道中……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份从 1980 年到 2016 年的中国 GDP 增长数据，这些看似冷冰冰的数据，在我眼里却犹如一首激昂的时代交响曲，我分明能聆听到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那些激越人心的最强音符。尤其让人骄傲的是，这些可贵的数字，是由像我一样每一位成长中的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一起浇铸的。（2017 年 1 月 20 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6 年经济数据显示，在 2015 年印度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后，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又重回全球第一。）

第三个阶段可以从 2014 年算起。在这一年的 2 月 26 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7年4月1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决定围绕河北省雄县、容城和安新三县及其周边部分区域成立雄安新区的消息，这是继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也是在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进行规划建设之后，我国政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蓝图上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在论述此战略的重要性时，官方甚至用了“千年大计”这样的词语。

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此前一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还是9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抑或近年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其核心都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或若干个经济发展核心区域，由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据地”带动其他区域发展。

而中国由三个核心区域牵动的三次发展浪潮，其放眼和对应的都是起始于中世纪、在二战后逐渐达到高潮的全球化浪潮。而这波全球化浪潮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已有明显的“落潮”趋势：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低水平（如低增长、低投资、低贸易、低通胀、低油价、低利率、低收入、低雇佣率……）之中，上一个以美国牵头的“发达经济体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拼命生产、能源经济体提供动力”的强增长周期宣告结束。

而新兴的国家，尤其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中国，在图谋更重要的历史责任——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基础之上，更是积极走出去，倾力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的一样，中国要协同其他各国，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从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到全球化浪潮的主推者，这是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资本的时机观：全球经济下行的挑战与机遇

前面谈了这么多大格局，会有人问：这跟投资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我的答案是：生死相关！

我常常和一些投资人或企业家进行交流，大家难免谈到投资中的种种风险。但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风险其实只是技术性风险、专业性风险，只能算是“小风险”，真正的“大风险”，同时也是“大机遇”，我认为有三个：

第一，从全球化浪潮的角度看全球政治格局的风险与机遇。正如我前面谈到的，无论是个人或组织，还是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是供需关系，其矛盾也是因为供需关系失衡造成的。而近十年来，全球政治格局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供需矛盾，就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日渐衰退。作为政治力量，中国在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之前，一定是在经济上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贸易逆差背后是经济实力的体现，而通过经济手段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时，战争或政治争端便粉墨登场。

美国当地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日，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很多国家都在密切关注和评估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对全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并出现了很多不看好的声音。在投票结果出来后，美国各地都出现了反对特朗普的游行示威活动。2017 年 1 月 21 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山宣誓就任美国第 45 任总统，并在就职演说中阐述自己“美国优先”的治国理念。我认为，风险加剧，中美的贸易大战一触即发。

但风险背后同时意味着机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那么上述政治争端的风险背后，则蕴含巨大的机遇，比如通过“一路”去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投资，通过“一带”去菲律宾等国家投资。近期中国与菲律宾两国之间关系的

阴晴反转，充分证明了政治对经济和投资的巨大、非理性影响，也唯如此，巨大的风险与巨大的收益之间的变幻犹如观看川剧“变脸”。

我注意到，因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竟然带动中国沪指强势反弹，盘中“一带一路”概念股再度活跃，如中国交建于2016年11月11日当天收涨7%。摩根士丹利股票分析师 Kevin Luo 在2天前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即预测：

“一带一路”主题将会受益于美国大选结果，主要是因为美国新任总统宣称要进行贸易保护，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参与程度要降低，这无疑给了中国更广阔的机会。这也充分证明了“危中含机”的道理。

第二，从中国区域发展的角度看未来投资的增长点。如前所述，在经历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为核心的区域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后，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投资者，下一波投资的热点区域，一定是京津冀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刚刚启动，将有数万亿投资倾注在这片土地上，基于京津冀区域为基点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会是中国乃至全球资本漫延欢歌之所，将会有一大批资本新贵在这里崛起。

第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在新信息、新技术革命推动之下，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一定会诞生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中国知名的企业家任正非、马云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了对新技术革命的敬畏之心，认为未来能让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一夜之间倒下的，一定是因为对未来新技术的忽视或者无视。最尖端智能的机器人与最传统的生产线甚至田间地头一旦紧密结合，将会迸发出让人类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生产力。

警惕政治风险，紧跟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中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密切关注新信息、新技术带来的产业机会，是一位卓越的投资人所应具有的前瞻意识和战略眼光。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私募股权投资的过去与未来 /001

002/ 解决产业发展痛点的创新推手

008/ 高净值普通人群的理财能手

010/ 孕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空间

第一部分 投资者的格局，决定资本胜负 /015

第1章 经济观：未来世界的中心在中国 /016

016/ 在全球经济增长与衰退之间，隔着一个中国

020/ 内外兼修，推动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

025/ 经济态势企稳，全球上调对中国信心指数

030/ 从美国到中国，世界经济中心的位置正在转移

034/ 【案例1】国际私募推动恒大IPO：国际资本的中国赌局

035/ 另辟蹊径：内地筹不到钱就去香港筹

037/ 功败垂成：冲击上市却遭遇无妄之灾

038/ 王者归来：不认输巧借外力终获成功

040/ 【投资人思考】：如何达到资本与企业的双赢？